




# 石榴树上结樱桃

A SERIES OF LITERARY  
WORKS BY  
INTERNATIONALLY  
INFLUENTIAL  
CHINESE AUTHORS

李洱◎著

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a central pointed shape, containing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. The title is centered within this border.

石榴树上  
结樱桃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榴树上结樱桃/李洱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(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7674-8

I. ①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8331号

SHILIUSHU SHANG JIE YINGTAO

书 名: 石榴树上结樱桃

---

著 者: 李 洱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---

出 版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/410014

发 行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

邮购热线: 0731-85983015

---

开 本: 710mm × 970mm 1/16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177千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次

印 次: 2016年7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674-8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服务热线: 0731-85983029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种上了麦子，那地就像刚剃过的头。青皮裸露，很新鲜，新鲜中又透着一种别扭。孔繁花的腰也有点别扭。主要是酸，酸中又带着那么一点麻，就跟刚坐完月子似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虽说她是一村之长，但家里的农活还是非她莫属。她的男人张殿军，是倒插门来到官庄村的，眼下在深圳郊外的一家鞋厂打工，是技工，手下管了十来号人。殿军自称在那里“搞事业”。种麦子怎么能和“搞事业”相比呢？所以农忙时节殿军从不回家。去年殿军没有算好日子，早回来了一天，到地里干了半晌，回家就说痔疮犯了。几天前，繁花接到过他的电话。能主动往家打电话，说明他还知道自己有个家。繁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她本来想说，村级选举又要开始了，想让他回来帮帮忙，拉拉选票，再写一份竞选演讲辞。上次竞选的演讲辞就是殿军写的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殿军的作文就写得好，天边的一片火烧云，经他一写就变成了天上宫阙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现在就到了要用他的时候了。可是她还没有把话说出来，他就又提到了痔疮。他说厂里正赶一批货，要运往香港和台湾，不能马虎的，同志们都很忙，他也很忙，忙得痔疮都犯了，都流血了。“同志”两个字人家说的是广东话，听上去就像“童子鸡”。可说到了“台湾”，人家又变成普通话了。他说，他是在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，再苦再累也心甘，还说“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”。繁花恼了：“我那一半就算了，全归你。”

繁花恼的时候，殿军从来不恼。殿军提到了布谷鸟，问天空中是否有布谷

鸟飞过，说梦中听到布谷鸟叫了。这个殿军，真是说梦话呢。布谷鸟是什么时候叫的？收麦子的时候。随后殿军又提到了“台独”分子，说他那里可以收看“海峡那边”的电视节目，一看到“台独”分子，他的肺都要气炸了。繁花说：“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儿们吗，你一个大老爷儿们，堂堂的技工，还能让她给惹毛了？”殿军说：“行啊你，你也知道吕秀莲？不过，请你和全家人放心，搞‘台独’绝没有好下场。”繁花说：“张殿军，你给我听着。你最好别回来，等我累死了，你再娶一个年轻的。”当中隔了几天，殿军还是屁颠屁颠地赶回来了。他脸上起了一层皮，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，皱纹里满是沙土。怎么说呢，那张脸就像用过的旧纱布，一点不像是从山清水秀的南方回来的。他还戴了一顶鸭舌帽，一副墨镜，也就是官庄人说的蛤蟆镜。这天下午，当他拎着箱子走进院门的时候，女儿豆豆正在院子里和几只兔子玩儿。豆豆边玩边唱，唱的是奶奶教给她的儿谣：

颠倒话，话颠倒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兔子枕着狗大腿

老鼠叼个花狸猫

豆豆对兔子说：“乖乖，枕着狗大腿睡觉吧。”说着就把莲藕一般细嫩的胳膊伸了过去。这时候，殿军进到了院子里。豆豆今年才五岁，大半年没见到爸爸，都已经不敢认他了。他穿的是花格儿的西装，豆豆没把他当成“花狸猫”，已经算是高看他了。这会儿，殿军蹲下来，在西装口袋里掏啊掏的，掏出来一只橡皮筋，一只蝴蝶结，然后来了一句普通话：“女儿啊女儿，你比那



花朵还娇艳，让爸爸亲亲。”

豆豆哇的一声哭了，立即鼓出来一个透明的鼻泡。殿军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只望远镜，往豆豆的脖子上挂。他还掏出一张照片让女儿看，照片上的他骑在骆驼上面，家里也有这张照片的。“你看，这是你爸爸，你爸爸就是我。”他指着骆驼，让豆豆猜那是什么。豆豆怯生生的，说是恐龙。殿军摇着一根指头，嘴里说“No，No”。豆豆说是毛驴。殿军又“No”了一下。豆豆不知道No是什么玩意，咧着嘴巴又哭了起来。这时候岳父掀开门帘出来了。岳父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豆豆，别怕，他不是坏蛋，他是你爸爸。”殿军赶紧站了起来，把墨镜摘了。老爷子走过来，一手摸着豆豆的头，一手去拎那只箱子，还摸了摸上面的轮子。“回来了，也不说一声，让繁花去车站接你。”老爷子说。殿军问老爷子身体怎么样，老爷子咳嗽了两声，说：“离死还早呢。”说着，老爷子突然提高嗓门，朝着房门喊了一声：“老太婆，殿军回来了，赶紧给殿军擀碗面条。”殿军弯腰问豆豆：“豆豆，你妈妈呢？”豆豆刚止住哭，泪汪汪的眼睛还盯着他手中的墨镜。老爷子替豆豆说了，说繁花去县城开会了。

县城远在溴水。溴水本是河流名字，《水经注》里都提到过的，百年前还是烟波浩渺，现在只剩下了一段窄窄的臭水沟。县城建在溴水两岸，所以这个县就叫溴水县，人们也就称县城为溴水。官庄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王寨村十里，从王寨村到溴水城二十里。晚上七点钟的时候，繁花还没有回来，手机也关机了。殿军有点坐不住了，要到村口接她。老爷子脸上挂着霜，说：“接什么接？坐下。你大老远回来的，有理了，不敢用你。”殿军知道，老爷子一看见他就会生气。他有短处让人家抓住了。一般人家，如果生不出男孩，老人肯定会怨媳妇。这一家倒好，颠倒过来了，不怨女儿怨女婿了。殿军坐也不是，站

也不是，就瞟着岳母。岳母瞪了一眼老爷子，把椅子往殿军的屁股下推了推，说：“殿军，还看你的电视。真不想看，就出去替我买包盐？”

岳母这是给他台阶下呢。殿军正要出去，听见了一阵声音，是车笛的声音，声音很脆，跟发电报似的。老爷子眉毛一挑：“回来了，坐着小轿车回来了。”果然是繁花回来了，是坐着北京现代回来的。司机下了车，又绕过来，替繁花拉开了车门。老爷子和司机打招呼的时候，繁花向司机摆了摆手，说了声再见。殿军跟着说了一句拜拜。繁花扭头看见了殿军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又回头交代司机，路上开慢一点。车开走以后，繁花把手中的包甩给了殿军：“没眼色，没一点眼色，想累死我不是？”

那包里装着她的妹妹繁荣给两位老人买的東西。繁荣在县城的报社工作，丈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，繁花就是妹夫派车送回来的。去年，村里有人顶风作案，老人死了没有火葬，而是偷偷埋了。上头查了下来，当场就宣布了，撤掉了繁花村支书的职务。是牛乡长来宣布的。那牛乡长平时见了繁花，都是哥呀妹呀的，可真到了事儿上，那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那真是六月天孩子的脸啊，说变就变了。要不是妹夫从中周旋，繁花的村委主任也要撤掉了。这会儿，等进了家门，繁花又把那个包从殿军手里拿了过来。那个“拿”里面有点“夺”的意思，是那种撒娇式的“夺”，还是那种使性子的“夺”。殿军空手站在院子里，双手放在裆部，脸上还是那种讨好的笑。繁花扬了扬手中的包，对父亲说：“帽子，围巾，还有一条大中华。我妹夫孝敬您的。”然后她又把东西塞给了殿军：“接住呀，真想累死我呀。”殿军用双手捧住了，然后交给了岳父。老爷子拿出那条烟，撕开抽出了一包，又还给了殿军。繁花问殿军：“祖国统一了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？”殿军哈着腰说：“痔疮不流血了。”繁花又问：“听到布谷鸟叫了？”殿军抬头望了望天，又弯下了腰，说：“天



上有个月亮。”小夫妻的对话，像接头暗号，像土匪黑话，两位老人都听迷糊了。老爷子说：“布谷鸟？早就死绝了，连根鸟毛都没有。也没有月亮啊？眼睛没问题吧，殿军？”

上门女婿不好当啊。只要两位老人在家，殿军永远放不开手脚。这天上床以后殿军才放开，才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。他上来就把繁花扒了个精光。繁花反倒有点放不开了，都不敢正眼看他了。当他猴急猴急地骑到繁花身上的时候，繁花用胳膊肘顶着他，非要让他戴上“那个”。瞧瞧，繁花连避孕套都说不出口了。可是“那个”放在什么地方，殿军早就忘了。他让她找，她不愿找，说这是老爷们的事。他说：“你不是上环了吗？哦，你不是怕我在外面染上脏病吧？我可是有妻有女的人。我干净得很，不信你看。”繁花斜眼看了，脸埋进了他的肩窝，顺势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。繁花本想真咬呢，可牙齿刚抵住他的肉，她的心就软了，不是咬，是舔了。繁花突然发现殿军还戴着鸭舌帽。裤子都脱了，还戴着帽子，算怎么一回事。繁花就去摘他的帽子。这一摘就摘出了问题，殿军头顶的一撮头发没有了。

“头发呢？”她问。殿军装起了迷糊，问什么头发。繁花说：“头顶怎么光了？”殿军说：“说我呢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它自己掉了，也就是咱们说的鬼剃头。”繁花就伸手去摸。什么鬼剃头啊，胡扯。鬼剃头的头皮是光的，连根绒毛都不剩，他的头皮却有一层发茬，硬硬的，扎手。繁花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殿军这才说，他站在机器上修理一个东西，一不小心栽了下来，碰破了头皮，缝了两针。殿军还拍着脑袋，说：“已经长好了，骗你是狗。”说着，殿军就像狗那样一下子扑到了繁花身上。

在房事问题上，繁花也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。她喜欢骑，不喜欢被骑。也就是说，她喜欢待在上面，不喜欢待在下面。有一次她听村里的医生宪玉说

过，女人在床上要是比男人还能“搞”，那肯定是生女孩的命。好事不能让你全占了，又能“搞”又能生男孩，天底下哪有这等美事？甘蔗哪有两头甜的？所以说，女人再能“搞”，再想“搞”，也得忍着。一句话，一定要夹紧。宪玉啊宪玉，你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嘛。早说啊，早说的话我就忍着点，现在什么都晚了，豆豆已经快上学了，忍也白忍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空，脑子里有那么一点迷糊，但身子却有那么一点放纵，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放纵。她来了一个鲤鱼翻身，就把殿军压到了身下。她的汁液都溅出来了，就像果汁。有一股味道从门缝飘了进来，她闻出来了，是烧香的味道。嗨，母亲又烧上香了，又祈拜那送子观音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繁花有些恍惚。那么多的汁液，能够孕育出多少孩子啊？可她只能让它白白流淌。恍惚之中，她听到了敲门声，好像那送子观音真的显灵了，亲自上门了。不过，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头。据说送子观音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而这会儿，那院门的锁环却被拍得哗啦啦直响，还喊呢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啊。”

繁花听出来了，那人是孟庆书，那是送子观音的天敌啊。繁花有一点恼怒，又有一点无奈。好事被庆书给搅了只是其一，繁花主要担心母亲有些受不了，因为好事一搅，母亲的香就算白烧了。殿军从被窝里伸出脑袋，喘着粗气，问：“谁，谁，他妈的谁啊？”繁花说：“还能是谁，庆书，孟庆书。”孟庆书是个复员军人，在部队时入了党，现在是村里的治保委员，兼抓计划生育。以前殿军最喜欢和庆书开玩笑，称他为妇联主任，还故意把字句断开，说他是“专搞妇女，工作的”。庆书呢，不但不恼，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赵本山，因为赵本山在电视里演过男妇联主任，知道这一行的甘苦。这会儿，一听说来的是庆书，殿军咧开嘴就笑了，说：“他可真会挑时候。今天我就不见他了，改天我请这个专搞妇女工作的喝酒。”繁花说：“庆书现在积极得

很。快选举了嘛，人家已经有要求了，要求新班子成立以后，再给他多压些担子。”殿军笑了：“压担子？这词用得好，很有水平，进步很快啊。”繁花说：“那得看他跟着谁干。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。跟着我干上几年，蠢驴也能变成秀才。”繁花支起身，对着窗户喊道：“地震了，还是天塌了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庆书还是喊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呀。”繁花只好穿起了衣服。她还像哄孩子似的，拍了拍殿军的屁股，说：“乖乖别急，打发走了这催命鬼，我让你疯个够。”

外面黑灯瞎火的，那天空就像个巨大的锅盖扣在那里。月亮倒是有一个，可是被云彩给遮住了，基本上算是没有。有两个人影从黑暗中显现了出来。繁花首先闻到了一股香水的味道，比雪花膏清淡，有点像杏花的味道，还有点薄荷的味道。繁花上去就闻出来了，那是裴贞的味道。领他们进了做厨房用的东厢房，那人果然就是裴贞，民办教师李尚义的老婆。裴贞和庆书的第二个老婆裴红梅是一个村的，还是本家。裴贞以前也是个民办教师，很有点知识女性的意思，天一暖和就穿上了花格裙子，天一冷就穿上了高领毛衣。这会儿她手里就打着毛衣，不时地还穿上两针。繁花以为庆书和红梅打架了，平时喜欢充当“大姨子”的裴贞看不过去，把庆书押来说理的，就问红梅为什么没有来。庆书说红梅是条瞌睡虫，早就睡了。繁花又看了看庆书，庆书脸上并没有血道子，不像是刚打过架的样子。繁花拎起暖水瓶，问他们喝不喝水。他们说不喝，繁花就把暖水瓶放下了，动作很快，好像稍慢一步，他们就会改变主意似的。这时候，繁花听见母亲在院子里泼了一盆水，嘴里也不闲着：“半夜三更了，还鸡飞狗跳，什么世道啊。”繁花知道母亲那是在发无名火，赶紧把门掩

上了。

繁花想，看来庆书是来打听会议的事的。庆书啊，你急什么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需要你知道了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嘛。繁花问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裴贞，是尚义欺负你了？不像啊，尚义老师文质彬彬，放屁都不出声的。”裴贞说：“他敢，有你给我撑腰，他敢。”繁花说：“是啊，还有庆书呢。庆书文武双全，收拾一个教书先生可是不在话下。”庆书说：“尚义对裴贞好着呢。”裴贞用鼻孔笑了，说：“再好也没有殿军对繁花好啊。我可看见过，繁花怀豆豆的时候，殿军每天都给繁花削苹果。”庆书说：“你也有福气啊，我可看见尚义给你嗑瓜子了，嗑一粒又一粒。文化人心细，比针尖都细，比麦芒都细。”这两个人深更半夜来了，当然不是为了苹果皮和瓜子皮，针尖和麦芒。繁花就问庆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。庆书说：“先说个小事，令佩从号子里放出来了，剃了个光头。”

令佩是村里最有名的贼，小时候在溴水后街拜师学艺，学的就是掏包儿。他师傅把猪油加热，丢一个乒乓球下去，让他捏，什么时候捏出来就算出师了。那是童子功啊。他确实很有出息，他住的楼房就是他掏包儿掏起来的。半年前派出所所在庆书的协助下把他揪住了。庆书经常吹的“捉贼捉赃”，指的就是这个。其实，他们是从被窝里把人家揪住的，那时候人家并没有“上班”。这会儿，繁花对庆书说：“改天咱们去看看他，给他送套锅碗瓢勺。组织上关怀关怀，送点温暖，还是应该的。”

庆书说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他还能缺了吃的，缺了穿的？”繁花说：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好，还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庆书挠挠头皮，又揪揪耳垂，说：“有点情况。怎么说呢，这情况还真不好说。”繁花说：“有屁就放嘛。”庆书说：“情况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你先听听裴贞

怎么说吧。”裴贞好像没听见，头也不抬，继续打她的毛衣，小拇指跷得高高的，很有点兰花指的意思。庆书急了：“路上不是说好了嘛，事情由你来说，我来补充。支书需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嘛。”繁花先纠正了他，叫他别喊支书，要喊就喊繁花，不想喊繁花就喊村长。繁花把门关上了，对裴贞说：“说吧，又没有外人。”裴贞用竹针顶着下巴，咳嗽了一下，终于开口了。可她的话绕来绕去的，没有条理不说，还都是些废话，一点不像是教师出身的。裴贞从她家的猪说到了她家的肥料，又从肥料说到了厕所，再从厕所说到了擦屁股纸。说到擦屁股纸的时候，裴贞还很文雅地捂起了鼻子。这时候庆书已经抽完了第二根烟。他终于忍不住要亲自上阵了。庆书说：“支书，简单地说，就是李铁锁和裴贞两家共享了一个茅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铁锁家的茅坑塌了，没钱修。然后，问题就出来了。”

但是一说到具体“问题”，庆书的嗓门就压低了，很神秘，好像谈的是军事机密。他的声音被动物的叫声给压住了。官庄村西边靠水，北边靠着丘陵，村里的副业主要是养殖。毛驴、山羊、兔子，这是地上跑的；鸭、鹅，这是水里游的；还有天上飞的呢，那是蜜蜂、鸽子、鹌鹑。用庆书的话来说就是，海陆空各兵种都齐了。庆书本人也算半个养殖户，不过他养的是鹦鹉，虎皮鹦鹉，不是来卖钱的，而是用来“调节脑神经”的。庆书说过，他有一只鹦鹉会唱《打靶归来》，一开口就是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”。这会儿，很远的地方，传来了驴打喷嚏的声音，很响亮。繁花知道那是村东头李新桥一家喂的草驴，快生骡子了，有一种要生杂种的兴奋。想到了杂种，繁花心头一闪，莫非裴贞蹲坑的时候，让铁锁给撞见了？还有什么动作？或许是李铁锁的老婆雪娥蹲坑的时候，叫李尚义给撞见了？这种鸟事确实不太好说。

繁花喝了口水，稳住神，问了一句：“后来呢？”庆书这会儿干脆变成了

假嗓，捏得细细的，哪像个行伍出身的，都快成娘儿们了。庆书说：“后来，裴贞就发现了猫腻，这猫腻就出在裤衩上。隔三岔五的，女人的裤衩就会像那火烧云。可起码有两个月了，铁锁老婆姚雪娥的裤衩都没有火烧云了。”繁花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什么火烧云水浇地的。你说的是月经带吧？”庆书说：“对，就是那个。两个月没用了。”繁花身子往后一仰长喘了一口气，然后又往前一探倒抽了一口气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庆书又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吸了，说：“娘儿们的事，我不是很懂。大概就是那意思吧。”繁花又问：“你是说？”庆书说：“支书，我说的只是现象。本质呢，还得你亲自去找。其实，这些本该裴贞来说的。大老爷儿们一说，好像就有些低级趣味，而我们共产党人最反对的就是低级趣味。你说呢，裴贞？”裴贞好像没听见似的，拎着毛衣，对繁花说：“繁花，你看这袖口该不该多打一针？”

“你看着打吧。”繁花说。她都顾不上和裴贞客套了。什么本质不本质的，他们的话外之音就是“本质”。繁花想，他们无非是要告诉我，雪娥肚子大了。裴贞遮遮掩掩还可以理解，庆书你是干部，管的就是这个，吞吞吐吐的算怎么回事嘛。繁花就对庆书说：“今天的会议你不是想知道吗？没错，是布置村级选举的会。可是管计划生育的张县长也发言了，还是长篇发言。你是管这一块的，我本想明天告诉你的，现在就给你说了吧。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张县长可是强调了，基层工作要落到实处。计划外怀孕的要坚决拿掉。只要出现一个，原来的村委主任就不再列入选举名单了。出现两个，班子成员都得滚蛋，滚得远远的，谁也别想成为候选人。”庆书倒吸了一口气：“我靠，来狠的了，刺刀见红了。”繁花说：“还有更狠的呢，以后再说给你听。”庆书感叹了一声：“官越大越好搞，刀往脖子上一放，鸭子都得上架。”繁花说：“所以我要提醒你，我们的脖子上都架着刀子呢。我可不是吓唬你，我的

担子重，你的担子也不轻。雪娥可是生过两胎了。”庆书说：“我就猜到上头又要抓计划生育了。所以，一听说这事，就赶来向你汇报。”裴贞说：“我可什么也没说。红梅月经不正常，沥沥拉拉的，问到我了，我这当姐的能不管吗？我笨嘴笨舌的，说了句雪娥月经也不正常，想沥拉还沥拉不成呢，庆书就留意了。我可把话撂到这儿了，我可什么也不知道。支书，你再看看，这袖口是收一针好呢，还是放一针好？”

明白了，繁花总算明白了。裴贞是等着看戏呢，都扎好架势了。嗑瓜子嗑出个臭虫——什么仁（人）都有啊。这个裴贞，心机很深哪。几个月前，裴贞也怀了孩子。她已经生了两个男孩了，一定要生个丫头。她那张嘴可真会说，说什么生了丫头，花色就齐了。还说不就是罚款吗？她娘家有的是钱。繁花就找到裴贞和尚义，又是讲国情又是讲国策，嘴皮都磨薄了。裴贞说，不就是人口多底子薄吗？懂，我懂。尽管放心，我们不会拖国家后腿的。小家伙们长大了，都要送去美国的。为国家多赚一点外汇，还违法了不成？不违法嘛。繁花就说，美国是那么好送的吗？送一个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就凭尚义一个月挣的五六百块钱工资？那仨瓜俩枣，还不够填美国人的牙缝呢。裴贞小腰一扭，扭进了里屋，把东西拨拉得哗啦啦响。那张嘴也不闲着，说：“五六百块钱怎么了，那是干净钱，是一根根粉笔头换来的。”这话比狗屁都臭，说的是有人贪污公款了。但贪污的是谁，人家又不说明。繁花说：“我跟你说不通，我是来跟尚义老师商量的。”繁花对尚义说：“你不是‘五好’家庭吗？只要你把这孩子打掉，我就让你当计划生育模范。‘五好’加‘模范’，每年就得奖给你三千块钱。再加上你的工资，给儿子交学费够了吧？”裴贞又在里屋喊：“三千块钱就把女儿卖了？”繁花恼了，冲进里屋，朝着裴贞就是一通吼：“你怎么知道你怀的是女孩呢？你看见了？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是不是当丈

母娘的命。我看你不是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镇住了裴贞，繁花又来给尚义做工作。她向尚义透露，修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国家占了村里一百多亩地，补偿金已经到账了。她已经想好了，那笔钱谁也不能动，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村里就补贴谁一笔钱，以实际行动支持教育事业。繁花说：“你那大儿子不是中考第一吗？那是什么命？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，状元命嘛。一句话，你就仰着脸等着领钱吧。”眼看尚义有所触动，她就又对他说：“已经有红头文件了，超生一个，一把手就得下台。我要是下台了，那笔钱怎么花可就由不得我了，你不会盼我下台吧？”这样软磨硬泡的，裴贞终于把孩子打了。繁花当时还长出了一口气，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哪料到裴贞到现在还记着仇呢。这也好，繁花想，老话是怎么说的？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。现在全村女人的肚子，裴贞都替她惦记着呢。好啊，裴贞都有点像美国国会的议员了。美国议员免费监督中国各级政府，裴贞免费监督官庄妇女的小肚。好，很好，她倒可以少操一份心了。

繁花接过毛衣看了，说：“裴贞真是心灵手巧，哟，上面还绣花呢。什么花？牡丹还是桃花？”繁花本来想说，那是不是狗尾巴花，临到嘴边，还是改了。裴贞嘴一撇，说：“玫瑰，一朵白玫瑰，一朵红玫瑰。”繁花说：“怪不得认不出来。开眼了。毛衣上绣玫瑰，我可是第一次见。”裴贞说：“牡丹俗气，桃花更俗气，还是玫瑰洋气。”庆书说：“玫瑰者，爱情也，玫瑰代表爱情。”繁花没有理他，继续对裴贞说：“尚义娶了你真是有福了。”繁花说着，给他们各倒了一杯水。刚坐下，一拍巴掌又站了起来，连声说道忘了忘了。她拉开冰箱，取出来两只金黄的橙子。橙子也是妹夫送的，可繁花这会儿一高兴，就说是殿军千里之外捎回来的。“殿军？殿军回来了？”庆书问。繁花拐着弯把殿军夸了一通，说：“刚回来，挣了点钱，现在烧包得很。改天



你拧着他，让他请大家喝酒。裴贞，尚义喝酒你不管吧？”在案板上切橙子的时候，繁花又说：“裴贞，你说庆书该不该掌嘴？你明明是他的大姨子，他不说叫你一声姐，还一口一个裴贞。”裴贞说：“人家是大干部，哪能看得起我们平民百姓。”庆书说：“这跟地位没关系。我比你大嘛。我站起来撒尿的时候，你还在你爸腿肚子里转筋呢。”繁花说：“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这个叫一声哥，那个叫一声姐，谁也不吃亏。”繁花把切好的橙子递给裴贞，说：“殿军说了，桔子吃了上火，橙子呢，又祛火又助消化。接着，全接着。”说过这话，繁花突然问庆书：“这两天你看见姚雪娥了吗？肚子是不是大了？平时你的工作抠得那么细，这件事怎么忽略了。”庆书说：“我就两只眼，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嘛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党员同志，哪能整天就盯着女人的肚脐眼。”繁花说：“死样子，我说的是肚子，可不是肚脐眼。”

公鸡就是乡村的闹钟。平常情况下，鸡一叫，繁花就醒来了。可这一天，繁花醒来的时候，鸡已经叫过三遍了。殿军已经起来了。殿军正一边翻书一边剪脚指甲。晚上，他的脚指甲把繁花的小腿肚都划破了。这会儿，繁花让他看划破的地方：“都怨你，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。”殿军充耳不闻，继续翻书，两眼直愣愣的。那书就摊在膝盖上，叫《英语会话300句》。殿军翻书的时候，用的不是手，而是下巴。殿军这次回来，又瘦了一圈，下巴越来越尖了，繁花本来有些心疼他，这会儿看他用下巴翻书，反倒有点想笑了。他又用下巴翻书的时候，繁花拧住了他的耳朵：“出洋相，真会出洋相，二十六个字母你还记得吗？”殿军说：“怎么了，允许你看，不允许我看？这英语可不姓孔，谁都可以搞的。”